

■ 砥砺奋进的五年·蒲韩联合社调查报告(上)

中国农村走向小康社会的典范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自西向东的黄河，流入内蒙古托克托县后突然拐了个大弯，由北向南沿着晋陕大峡谷奔流而下。途经27个县，奔腾七八百公里后，黄河在壶口气势磅礴地奏响了雷鸣般的巨响。虽飞跃跌宕，却不改其势，直到有“小秦岭”之称的华山挡住去路，黄河才在中条山的南麓向东直奔大海而去。

此处为黄河中游，《书经·禹贡》载华山为“轩辕皇帝会群仙之所”。据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多位学者考证：中华之“华”，源于华山。

山西永济，古称蒲坂，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西滨黄河，东枕中条山，南眺华山。“后稷稼穡”，说的是出自永济的上古能人后稷，“教民稼穡”，教老百姓播种收割，让世间五谷丰登。永济农民善种地，源远流长。

来到永济的蒲州、韩阳两镇，只见田间果树累累，一片丰收景象；走进村巷，听到从“不倒翁学堂”传出阵阵老人的歌声；在下寺村学校，又见一群年轻人正与北京“农禾之家”的专家交流新农村建设心得。一张张青春的笑脸上，写满对未来乡村蓝图的憧憬与期盼。

“蒲韩联合社建设，让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真正实现了一体化。这里的农户在乡村过上了公共生活，堪称中国农村走进小康社会的典范。”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说。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看来，“小农经济也能走进现代化”。他说：“要相信咱农民自身的力量，小农经济在中国还没有过时。”



中条山下，蒲韩联合社农民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

资料照片

蒲韩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蒲州镇寨子村如意巷，走进联合社的大门，只见墙上最醒目的位置贴着联合社的介绍：联合社现有社员3865户，且长期居住在蒲州镇和韩阳镇的43个村内，种植土地面积约3万亩，种植品种有苹果、桃、柿子、杏、核桃、小麦、棉花、豆类及香椿、芦笋等蔬菜，合计二十多种。

这是一个跨行政管理区域的村民自治组织，它汇集了43个村3800多户村民。农民的联合社跨如此大的行政区域十分罕见。

墙上贴着“农户入社条件”：“一、户籍在本地或居住3年以上的居民，且有自耕土地者；二、土壤转化1-5亩/户，且严格遵守土壤转化标准……”“土壤转化”，被放在突出的位置。

联合社理事长郑冰，沉稳秀气，给人的感觉既不是过去农村能和小伙子一样扛大包的“铁姑娘”，也不是为人率真泼辣的“李双双”。20年前，她辞职办联合社前是寨子村小学校的语文老师，是生于斯长于斯知道农民想什么的文化人。

郑冰告诉记者：“土壤转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联合社究竟

“无公害农业，才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

“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和人是一样的，如果天天给土地吃药，土地就会吃坏了。‘土壤转化’就是给土地去病根，把农药化肥太多的土壤转化成无毒的沃土。”

做什么农业的方向问题。城里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是食品安全，担心超市买来的米面油菜被农药化肥污染了不安全；国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国家最担心是老百姓吃得是不是健康安全，能不能把没有污染的土地留给子孙后代。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和人是一样的，如果天天给土地吃药，土地就会吃坏了。‘土壤转化’就是给土地去病根，把农药化肥太多的土壤转化成无毒的沃土。我们将此作为入社的标准和联合社发展的方向，就是下决心守住我们的命根子，‘无公害农业’，才是我们要的农业现代化。”

联合社负责“土壤转化”工作的干事李金绒对记者说，整个联合社有18个辅导员，每个辅导员负责联系200多家农户，辅导员的职责就是要为农户提

供“土壤转化”的技术服务。

蒲韩联合社的“土壤转化”，从2010年起向联合社全面推广，目前已经完成土壤转化的承包地达到了10800亩。每亩地有3年的转化期：第一年作为过渡，只可用氮肥、磷肥，别的化肥不用，开始上农家肥。一亩地按3000斤农家肥的标准使用，每年按春秋两次制作农家发酵堆肥。头一次是六七月份间收获油菜和小麦后，将秸秆打碎，加入养殖家畜的粪便和生物菌，堆成高1.3-1.5米后让其发酵，到九月份就可用作果树和越冬小麦的秋施肥；第二次是秋天用收下来的玉米秸秆、玉米叶等作原料，次年开春以后施于果树和冬小麦。联合社实行“五统一”，不仅“土壤转化”的标准和技术服务统一，生物菌等农资也由联合社统一采购送到

农户田头。第二年，磷肥、钾肥就可以不用了，可补充一些氮肥，多使用农家自己做的发酵肥；第三年，全部使用农家肥。

从李金绒那里得知，此前，蒲韩化肥用得多的农户，一亩地小麦能用上80斤大化肥。这让记者想起郑冰的话，“要是咱不搞土壤转化，化肥肯定越施越多。化肥年年来推销售化肥，前些年卖化肥都搞‘买一送一’。要是不转变农民的观念，农户太容易被化肥厂牵着鼻子走了。”

农家的有机堆肥可以替代化肥。令记者惊讶的是，果树和蔬菜也做到了不打农药。

田兔娃是张留庄村的农户。他长相憨厚，经常素面朝天的劳作沉淀出一脸庄稼气。记者跟随联合社干事薛

丽娜和陈娜来到他家，边帮他摘花生边唠家常。

联合社干事和辅导员每天要进农户家，这是郑冰的要求。为了让记者知道他家是怎么防虫害的，老田起身带记者走进他家地里。田头立着高高的杆子，老田说，“咱种了4亩樱桃树，一亩地60棵。每年4月20日，我就在这些杆子上张好防虫网，5月上旬就可以收完。一张质量好的网500元，可以用3年。樱桃种下4年后挂果，第6年进入丰产期，今年一亩樱桃可以赚万把块钱。”

除了挂网防虫，他们更常用的是有机酵素。李金绒告诉记者，前些年，他们请来了永济市农业局土肥站站长李青云，教他们用有机酵素取代农药，现在家家户户都学会了。配方简单好用：一斤红糖加“3斤料”，再加10斤水，在水缸里发酵3个月，每份再掺水500-700斤，防虫杀菌，十分有效。

李金绒口中的“3斤料”是指那些长得不好不能上市卖掉的次果。“这里几乎家家都有果树，也是物尽其用。”她说，红糖由联合社统一购买，使用环保酵素取代农药的成本很低。

“土地内部流转，守护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尽管蒲韩现在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这里几乎没有一片荒芜的土地，这归功于蒲韩联合社的“土地流转”颇有创新特色

划。村民将撂荒的土地流转给联合社，根据土地的质量、地块的远近，一亩地一年的流转价格是100-300元，目前已经流转了2400亩地。这些地用来种“生态大树”，树上的果实按照每亩500元的价格卖给运城、永济的居民。这其实是城乡的合作开发计划，实现联合社、居民、农户三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流转的土地由联合社请村里的种地能手代种代管。”

“前些年，也有大资本、大公司下乡来要地的。如果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大公司，由大公司统一组织耕种，农民成

了大公司的雇工。”郑冰顿了顿说，“我们知道政府鼓励大公司下乡是出自好心，是想帮咱们农民一把。但我们发现，农民成为大公司的‘雇工’后，他们原本精耕细作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了，农民和市场的精打细算的关系被隔断了，他们心底里坚信勤劳致富、改变命运的自信心也受损了。”

蒲韩联合社土地流转的做法是，该统一的统一，该分散的分散，“生态大树”统一规划。一亩地规定种20棵树，其中有5棵是洋槐树、皂角树、桑树、榆树或者椿树等树木，

其余15棵是果树，果树必须有4-5个品种，有柿、核桃、杏、苹果、山楂、樱桃等等。这不仅增加了城市居民买下树木、果实收益权的吸引力，还大大丰富了当地的生态景观。联合社将田间管理权分包给社员。果树一般要三四年才挂果，挂果前田间可套种油菜、菊花、黄豆等作物。套种的收入，归代管社员户所得。联合社就这样将流转土地应归集体的收益权的一部分让渡给社员户，从而无需再支付田间管理费。

郑冰说，“我们联合社调查过，按我

们这里的劳动力水平，包括机械化程度，一个劳力最多种10亩地。10亩地，他可以种得很精心，一亩果树好的话可以卖1万多元；但如果他种了20亩果树，首先雇工的成本增加了，其次他可能就做不到那么精心，一亩地只能赚七八千。”

难怪10年前，蒲韩联合社种二三百亩地的“大户”有七八十家，现在只不过几家。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所说，小农经济的特质就是“适度规模”，不能盲目做大。

郑冰对记者说，“上个月，有位永济市委领导对我说，我盼着你们联合社早日做大做强。领导的好心我明白，但我们联合社做的是‘慢农业’，别人养鸡40天、养头猪只要4个月，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慢慢来。”

如今，由联合社产出的无公害蔬菜水果已直销往运城和永济两市的8000多名城市消费社员。

蒲韩乡村联合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外打工。“但现在留在家里种地的，都是最会种地的人。”郑冰强调说。

每年春节，平日在天南海北打工的人纷纷回家过年。郑冰在拜年初时遇见他们就说：“40多岁的农民是种地最有经验的人，但40多岁在城里打工已经不是最佳年龄了，过了50岁再在城里打工就很难找岗位了。但在村里种地，种到70岁也没问题啊。”

尽管蒲韩现在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这里几乎没有一片荒芜的土地，这归功于蒲韩联合社的“土地流转”颇有创新特色。“我们这里大约有1500户村民进了城，他们的土地已经先后托付家人亲友和联合社，实现了土地的本土本土联合社内部流转。”负责土地流转的联合社干事姚爱晋说，“不仅如此，两年前，联合社又提出了‘生态大树’计



蒲韩联合社总干事卫淑平(右)在那家巷村石大女的地里，了解收成情况。本报记者 郑蔚摄

后稷的后代，靠“自循环”创造奇迹

蒲韩联合社的农民种地真的可以赚钱吗？

绝大多数蒲韩人的回答是一样的：能。蒲韩联合社3800多户农家中，年收入在20万-30万元的，大约超过10%；年收入在7万-8万元的，在50%以上；参加联合社的农户中，基本没有贫困户。

记者发现，有一部分蒲韩农民的收入可能比永济市里的市民还高一点。在联合社担任干事和辅导员的，月薪在1800元-2800元左右。这薪资水平，在永济市里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蒲韩联合社农民收入不低，黄河滩地的功劳不小。蒲韩农民人均承包土地面积虽然也只是一亩多，但因为古黄河改造，留下了万亩黄河滩地，村民可以自行承包，所以大多数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在人均七八亩左右；其次，当地采用的是春收冬小麦、秋收苞米的轮作制，虽然近年因天气原因“两料(茬)收一料(茬)”，实际上盈利只有一茬，但由于家家户户种了3种以上的果树，有效分解了天气影响和市场波动

的风险，樱桃、苹果、柿子、杏、核桃、桃子等还是给农民带来了财富。

联合社农资购销中心的成功运行也为社员增加了“福利”。不仅农资产品统购，日用品也可统购，社员个人购物的“零售价”变身成团购的“批发价”，日用品不仅有油盐酱醋洗衣粉，甚至还有电冰箱电动车，几乎无所不包。最有乡村联合社特色的还有“内部互换”一项，张留庄村的田兔娃今年种了花生，可以和祁巷村种了甜柿子的石大女互换。两者之间的牵线人是分片的辅导员，价格随行就市，“物物交易”，最大限度减少了联合社成员对现金的需求，同时密切了联合社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联合社还将完成土壤转化后产出的农作物实行统一销售。过去，是将无公害农产品卖进城里的超市；3年前，他们在运城、永济等地开设了“城乡互动部”，每周四五两天将新鲜的无公害蔬菜等送进“城市消费者”家里。2015年，联合社的销售收入超过了7000万元，除了按规定给社员分红外，还盈利300多万元，反哺

联合社建设。

其实，联合社创业之初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初，他们曾创办过涂料厂、馍馍坊，也一心想做大，却发现进入这些行业并不容易，于是重新寻找发展路径。

联合社自2012年起在联合社内设立了为社员提供小额借贷服务的资金服务部，资金的来源和贷款的服务对象均为联合社农户。他们连续多年的还款率接近100%，此业绩足以让正规的金融机构羡慕。信用经济健康发展，已成为蒲韩联合社提供财力积累的第二大来源。

当地政府也想帮助联合社，但郑冰多次谢绝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她说：“联合社如果不能实现自循环，即便拿了政府的钱，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还是要靠创建自循环的能力。”

黄河之滨，后稷的后人们以他们的质朴、勤劳和智慧，创造着新农村建设的奇迹。

专家访谈

农村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文汇报：蒲韩联合社建设给我们什么启迪？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观察了蒲韩联合社建设十多年，我认为蒲韩联合社建设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它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处，当地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又有通过重建乡村文明、走进现代化的执着追求。它的起点，和我们很多乡村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村集体已经没有了过去的乡镇企业所能给予的经济支撑，乡村的公共建设也没有更多的投资，但他们硬是在大市场、大资本的缝隙里闯出了一条小农户联合自治的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道路，为缓解“三农”难题和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一条可参考的新路径。

文汇报：蒲韩联合社建设，确实没有走“大资本下乡”的道路，而是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优势。小农经济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吗？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以家庭经营为特点的小农业生产在我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现在也没有完全过时。首先，要纠正人们头脑中的“小农经济等于落后、保守”等错误印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大，这决定了我国农业不可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小农业生产仍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

数据显示：我国一个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耕地是13.5亩，而美国平均一个农户拥有耕地是600英亩，也就是3600亩。按照国家城市化的规划，到204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还有20%的人口和10%的劳动力在农村，按国家18亿-20亿亩耕地面积统计，那时每个农村劳动力拥有的耕地也就是二十六七亩地，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到2040年，我国农村依然还是小农经济为主。

小农经济并不等于落后，小农经济并不拒绝技术进步，现在农机合作社已经高度市场化运作了，让农民获益良多。小农经济是完全可以走进现代化的，全世界范围内小农经济的单位面积产出是高于大农场的。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特有的优势，就是农民和土地的生命联系，以及农民精耕细作的传统。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应当尊重小农经济，为其创造合理的运行空间，在鼓励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积极扶持小农经济发展。

文汇报：蒲韩哪些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我觉得他们提出的“无公害农业”发展目标，很有价值。农药和化肥已经成为我国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上个世纪，为了让13亿老百姓吃饱饭，政府必须把粮食产量放在首位；现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粮食的质量是第一位的。食以安为先，无公害农业应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目标。

蒲韩联合社采取在乡村联合社内部进行土地流转，很有创意。土地内部流转与外来大公司进行的外部流转是不同的，它与“外部流转”相比，更富有弹性，可以让农村劳动力既出得去、又回得来。它最根本的意义是，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没有动摇。它显示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农村的生命力所在。

过去，我们只关注了“人均粮食生产率”，而忽视了咱中国的“亩均粮食生产率”。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我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4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正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农业经济学，而不是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简单地套用到中国农业上去。中国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培育内生增长力的内生之路，不能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模式之路。